

20 世纪上半叶中的扎赉特旗蒙古人①

孟根

(内蒙古大学 外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20 世纪上半叶中的扎赉特旗, 处于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演变之中, 蒙古人的经营方式有了农牧并存、多种经营的特点。这种经营方式建立在努图克人和外来蒙古人、原住民和移民、雇佣和被雇佣的复杂关系上。蒙古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扎赉特旗蒙地开放开始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伪满洲政府曾实施系列方案, 企图改善上述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 扎赉特旗蒙古人; 努图克人; 外旗人; 多种经营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光绪二十八年(1902), 扎赉特旗蒙地开放, 最南部的嫩江沿岸四家子、二龙索口首先招募汉民。汉民报领土地, 交纳押荒银每晌四吊二百文[1], 土地升科之后再换取土地执照, 获得土地永租权(也叫土地使用权), 并且每年开始向蒙旗交纳地租。这种地区被称为开放地区。②开放地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部扩大, 汉民纷纷涌入到民国时期, 这些地区与扎赉特旗分离, 形成独立的大赉、泰来和景星县。开放地区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 人和土地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这里的蒙古人为了寻找容易生存的空间, 就陆续向北、西搬迁, 来到扎赉特旗未开放地区。于是, 这里就变成了扎赉特旗蒙古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扎赉特旗蒙古人由努图克人和外来蒙古人构成。努图克人是原住民, 也叫坐地户。外来蒙古人是从其他地方, 主要从卓索图盟喀喇沁、土默特旗移民过来的蒙古人, 也叫外来户。

外来蒙古人最早入住扎赉特旗未开放地区的时间应该在清朝同治年间。当时, 有一个姓崔的卓索图盟喀喇沁蒙古人住在阿拉丹花屯。[2]外旗人入住扎赉特旗时需要找努图克人作担保, 并且交纳一定的入住手续费。入住这里的外来蒙古人很少, 他们零星地出现在某一个地方。但是, 到了民国末期, 因为取消了外来蒙古人入住的各种手续, 他们变得来去自由, 所以扎赉特旗外来蒙古人开始猛增。1935 年, 扎赉特旗努图克人 722 户、4449 人, 外旗人 3233 户、21331 人。[3]

受到外旗人的影响, 努图克人放弃了游牧移动的生活, 开始盖房定居。20 世纪 30 年代, 沿着绰尔河流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许多蒙古村落, 如阿拉丹花屯 56 户, 努图克人 23 户, 外旗人 33 户。[4]丰屯 85 户, 努图克人 52 户, 外旗人 33 户。[5]茂利图屯 37 户, 努图克人 26 户, 外旗人 9 户、汉民 2 户。[6]

努图克人经营牧业和副业以外, 在户地上雇佣外来蒙古人或者汉民, 在农业不影响牧业、耕地不占用放牧过道的原则之下, 不同程度地开荒耕种。户地是扎萨克许可努图克人开荒的面积, 以 90 晌为标准。[7]但是, 努图克人没有遵守这一规定, 实际开荒的面积大小不等, 有经济势力的人甚至开荒几百晌地。

外旗人以小作人身份耕种努图克人的土地, 向他们交纳地租。双方不立文字契约。开荒面积达到 70—90 晌的时候, 第一年外来蒙古人向努图克人缴纳谷物三石, 第二年谷物五石、第三年 10 石

粮食 100 斤猪肉的地租。[8]

努图克人变成了地主，贩卖一部分地租，留下一部分当作口粮。他们解决了口粮问题，并且有了现金，用以支付生活费用。他们尝到经营农业的好处，越来越多的人陆续雇佣外来蒙古人开荒、耕种。

努图克人有特权，谁都可以雇佣外来蒙古人。那么，是否所有的努图克人都拥有耕地，而且雇佣外来蒙古人呢？其实不然。当时，在扎赉特旗进行实地调查的日本人在报告中这样谈到：“本旗民谁都有一种特权，谁都可以私占荒野招垦。但是，没有耕地，不雇佣外旗人的本旗民还是占大多数。这就关系到他们是否有经济实力，是否脑子灵活。他们亲自到泰赉县城，寻找那些想开荒种土地的、从南部地区而来的外旗人（或者汉人）。与他们进行一番交涉，把他们带到村子里来。” [8]笔者认为，努图克人雇用小作人吃地租，不是因为他脑子灵活，而是因为他具有经济实力，能够给外旗人提供农具。家畜越多，努图克人的经济实力就越加雄厚。

胡尔勒屯的德力格尔，就是扎赉特旗屈指可数的一个富户，他台吉出身。1927 年开荒 100 天地，后来扩大耕生产，耕地面积达到 420 天地。他雇用小作人 20 人。他饲养牛 100 头，马 120 匹，羊 2000 只。雇用放牛的 1 人，放马的 1 人，放羊的 4 人。[9]他们住在蒙古包，赶着家畜一年内 1-2 次离开村子到几百里以外的塔子城一带进行放牧。天气变冷就回到村子。在扎赉特旗还有托力古尔（牛 200 头、马 300 匹、羊 4000 只）、苏德尼玛（牛 100 头、马 100 匹、羊 3000 只）、阿日比吉夫（牛 100 头、马 80 匹、羊 1000 只）、巴图宝音（牛 200 头、马 100 匹、羊 2000 只）等有名的富户 [10]，他们的经营方式大体上与德力格尔相同。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家畜，还拥有大量的耕地。他们在雇用外来蒙古人或者汉人开荒耕种方面最有实力，无论其开荒面积还是雇用小作人数，一般的努图克人都是难以达到的。

除上边提到的少数富户之外，很多努图克人通过饲养家畜、打猎、制作贩卖勒勒车和马鞍等等来维持生计。1939 年日本人对茂利图屯进行调查，根据其《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地调查报告书》“农家概况表”，以拥有 1 头牛相当于拥有 0.6 晌地的标准，划分了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全屯 37 户，其中努图克人 26 户，外来蒙古人 9 户，汉人 2 户。富农群由 4 户努图克人构成，他们的耕地超过 100 晌以上，牛 10 头左右，在耕地上有的雇用小作人 1 人，有的雇用 6 人。在中农群和贫农群中，除 1 户为汉人，其他都为努图克人，他们的耕地一般 100 晌以下 30 晌以上。小作人群都为外来蒙古人，他们自己没有耕地，租用他人的耕地，给努图克人交纳地租。剩下的 10 户努图克人没有耕地，有几头牛，制作、贩卖勒勒车、马鞍等，或者进山砍伐木材贩卖木材，或者打猎，或者给别人租用耕牛，给别人打零工过日子。日本人把这些努图克人称之为“杂工群”“日工群”。

茂利图屯努图克人虽然饲养家畜，但是，他们平时并不怎么屠杀和贩卖。1939 年，白毛依很的年收入 496 圆，其中粮食收入 334 圆，大概占总收入的 67%。如果往常，这种收入状况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但是，他弟弟要结婚。这时他拿出现金 100 圆，另外还屠杀了 5 只羊、5 头猪。包巴图特贩卖 1 头牛支付了喇嘛念经费，贩卖 1 匹马支付父亲的安葬费用。1939 年，茂利图屯另外 3 户举行红白喜事时也屠杀、贩卖了家畜。从这里明白，当努图克人手头紧张，有什么急用的时候才贩卖或者屠杀家畜。

在茂利图屯，耕地面积不到 17 晌的努图克人有 4 户、没有耕地的努图克人有 8 户。白奇森格有 5 晌耕地，打的粮食只能充当口粮。1939 年，他去山上砍伐木材运到王爷庙卖了 28 圆。在野外挖坑埋电线杆，劳动 25 天，报酬金 58 圆。有的人还会木匠活儿能制作勒勒车。1 台勒勒车最低价格 10 圆以上。本屯的包卓日图布，1939 年制作 5 台勒勒车，1 台 10 圆，1 台 13 圆，3 台 15 圆，共卖了 68 圆。这说明，在茂利图屯，经济势力薄弱的努图克人饲养几头家畜，主要制作贩卖木材、勒勒车，给别人打短工等等的方式来维持生活。

对于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努图克人来说，副业变成他们的辅助经济。而对于经济势力薄弱的家

庭来说，副业变成了他们的主要经济。

外来蒙古人以移民身份入住扎赉特旗，与努图克人制定口头协议，给他们当小作人，缴纳地租。一方面，他们与汉民一样，是扎赉特旗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蒙古人农业”文化载体者，与汉民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集中体现在漫撒籽农业给外来蒙古人的影响。

漫撒籽农业，是游牧时期蒙古人经营的一种原始农业。人们在河边或者在洼地上撒下种子，然后赶来羊群踩踏，使种子埋在土里，不浇水，不除草，不施肥，秋天过来收割。[11]

外来蒙古人来到扎赉特旗之前，在自己的家乡卓索图盟经历了由牧民到农民的蜕变过程，脱离了漫撒籽农业。从表面上看，他们与内地汉民经营同一种生产，播种、锄地、收割。但是，他们却与汉民不同，他们还保留着漫撒籽农业的粗糙特点。他们认为，种田很简单。借用他们的语言，简单到“用脚扒拉扒拉也能把地种山上。”[5]他们投入的劳动量少。锄地时，相同面积的地里有4个汉人在劳动，而那边的地里却只有2个蒙古人在劳动；除草时汉人除2次，蒙古人除1次。蒙古人在大豆地和玉米地里施肥，用土粪和马粪。新开荒的耕地根本不施肥，靠土壤本身的营养。[12]汉人从1晌地里打的粮食，谷子4.5石、玉米4.5石、大豆5石。而蒙古人打的粮食谷子2.5石，玉米4石，大豆2.5石。[13]

扎赉特旗的外来蒙古人所经营的农业，在技术、管理、产量等方面有了发展，走出了漫撒籽农业阶段。但是它又落后于汉人农业。我们把它叫“蒙古人农业”。它介于漫撒籽和汉人农业中间，是扎赉特旗的经济由游牧向农业转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形式。“外旗人把父辈们的农业带到这里（扎赉特旗），与汉农地区大致相同。但是，这里的农业有特点，就是粗放型，单位产量低下。即使在同一个村子，外旗人和汉人之间也有差别。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秧青组织，更重要的是外旗人的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14]

外来蒙古人大量入住本旗，影响了努图克人，也影响了他们的漫撒籽农业。努图克人雇佣外来蒙古人，征收地租，解决了口粮问题，有了内容繁多的物资交易。他们学着外来蒙古人掌握了农业技术，提高单位产量。随着“蒙古人农业”扩大，努图克人逐渐放弃了漫撒籽农业。

努图克人和外来蒙古人之间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是20世纪上半叶扎赉特旗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对蒙古人的统治，曾经就这种不平等采取过一些措施。

伪满洲国政府进行土地整理，颁布了《各旗境内内外旗民同等待遇的文件》（1937年）、《原有蒙古旗民是指旗内居住的蒙民的文件》（1937年）、《蒙地管理条例准则》（1942年）等系列政府文件。[15]文件规定，无论是本旗人还是外旗人都是旗民，享受同等待遇，而不应有差别。本旗人和外旗人共同成为原有蒙古旗民的组成部分。另外，外旗人耕种的土地，一半归于外旗人，他拥有这片土地的私有权。[15]一半归于本旗人，本旗人拥有这片土地的私有权。文件还规定，本旗人必须自己耕种，如果雇用小作人，那么地租必须以耕地面积为单位征收。[15]这些规定，在抑制耕地扩大、汉民移入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改善努图克人和外来蒙古人之间不平等关系方面没有起到作用，他们之间依然存严重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在《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地调查报告书》有这样的叙述：“虽然在法律上已经取消了本旗人和外旗人的差别，但是，无可非议的是他们的差别还是存在。”[16]在《蒙地管理要纲关系记录（第一辑）》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提出原有旗民这一概念，企图消灭本旗人和外旗人之间的差别。但是，人们遵循以前的习惯，在人与土地关系上歧视外旗人的现象是无法改变的。”[17]

土地整理之后外来蒙古人由小作人变成了自耕农，原10石粮100斤猪肉的地租变成以耕地面积征收的地租。按道理，他们比原来要轻松才是。但是，并非如此。原因主要在于伪满洲国时期繁重的捐税使蒙古人有了更重的生活负担。根据“扎赉特旗康德五年（1938）旗税收率表”，当时的捐

税种类近 20 项。[18]

那么，努图克人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生产也开始滑坡。其原因，一方面一贯雇佣外来蒙古人的努图克人，难以适应自己变成自耕农的环境。他们技术差，不善于经营农业，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缩小耕种面积，撂荒耕地。[5]另一方面，外来蒙古人分到耕种，就不愿意再当小作人了。如果努图克人需要雇用小作人，必须经旗长、村组委同意。[15]所以这个时候，努图克人很难招募到小作人了。

伪满洲国时期扎赉特旗蒙古人的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外来蒙古人和努图克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别依然很严重。

20 世纪上半叶的扎赉特旗处于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演变之中，蒙古人农牧兼营，同时还经营副业，其经营方式有了农牧并存、多种经营的特点。这种经营方式建立在努图克人和外来蒙古人、原住民和移民、雇佣和被雇佣的复杂关系上。

蒙古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扎赉特旗蒙地开放开始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伪满洲政府曾实施系列方案，企图改善上述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以失败而告终。

注释

①本文以扎赉特旗非开放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地调查报告书》（兴安局，1939 年）、《开放蒙地资料第五辑：西科后旗扎赉特旗开放蒙地调查报告书》（兴安局，1940 年）等文献资料，从生产经营角度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的扎赉特旗蒙古人进行事态研究。

②《蒙地要纲关系记录（第一辑）》（蒙古研究会，1936 年）“蒙地管理条例准则”中，关于开放地区有这样的解释：“通过正当手续招民开垦，发放土地执照征收蒙租或者地税的蒙旗土地。”（13 页）。在《开放蒙地奉上关系记录集成》（兴安局，1938 年）中为“希望在蒙旗内开荒种地着，交纳一定的荒价，取得合法的耕种权利”土地（2 页）。在《兴安南省科尔左翼中旗实地调查报告书》（兴安局，1939 年）中为“通过一定的手续，汉民获得合法的居住蒙旗内的权益”的地区。（35 页）

参考文献

- [1]兴安局. 开放蒙地资料第五辑：西科后旗扎赉特旗开放蒙地调查报告书[Z]. 1939. 35.
- [2]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42.
- [3]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2.
- [4]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155.
- [5]内蒙古党委调查研究室. 丰屯调查（1948 年）[A]. 扎赉特旗委史志局. 扎赉特旗党史文集（1）[C]. 1995.
- [6]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65.
- [7]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36.
- [8]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73.
- [9]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80.
- [10]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Z]. 1939. 82.
- [11]玉井云. 蒙古帖画[M]. 财团法人同人会, 昭和九年（1934）. 19.

- [12]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 泰来县、扎赉特旗、兴安岭麓、龙江县农业调查报告 [Z]. 1934. 72.
- [13]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 泰来县、扎赉特旗、兴安岭麓、龙江县农业调查报告 [Z]. 1934. 56.
- [14] 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 [Z]. 1939. 107.
- [15] 蒙古研究会. 管理要纲关系记录 (第一辑) [M]. 1942.
- [16] 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 [Z]. 1939. 75.
- [17] 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 [Z]. 1939. 7.
- [18] 兴安局. 兴安南省扎赉特旗实态调查报告书 [Z]. 1939. 732.

Mongols in Jalaid Banne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20th Century

Menggen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1)

Abstract:In the Early Period of 20th Century, Jalaid Banner had been in transition situation from nomad to half nomad and half agriculture. Coexisting between nomad and agriculture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ongolian economic production style at that time. The economic production style had been established under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borigines and immigrant Mongols. The unfair relationship within Mongolia had been existed before 40s of 20th century. Local government carried through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unfair situation, but failed at last.

Key words:Mongols in Jalaid Banner; aborigines; immigrant Mongols; multi-business

收稿日期: 2011-04-16;

作者简介: 孟根 (196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经济比较研究、社会学比较研究等。